



彈詞註

八卷下起後晉高祖終十一國
九卷上 宋遼金夏終北宋欽宗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八

第八段下

石駙馬滅殘唐更稱後晉

石敬瑭西夷臬拔雞之子為唐明宗駙馬借兵契丹滅唐契丹立為大晉皇帝是為後晉高祖

拜契丹為君父做小甘心

初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智遠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不必許以土地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喜許以

山前後十六州長淪左衽

敬瑭既即位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武雲應寰翔蔚山前後共一十六州以與契丹從此諸州淪於左衽者凡四百三十二年歐陽公塞垣論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

彈詞註卷八下

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匈奴犯境據險而出奇持重而待外寇晉高祖以幽薊山後諸郡為耶律之壽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北之隘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矣幽今順天府薊屬順天府瀛今河間府莫故城在河間府任邱縣北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媯今延慶府儒一統志云永樂中改為隆慶州直隸京師武一統志云禹貢冀州之域今置萬全都指揮使隸京師雲即雲中今大同府寰今馬邑縣應翔蔚三州俱屬大同府

兒皇帝被呼喚羞辱難聽

敬瑭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尊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朝野咸以為耻敬瑭事之曾無倦意後契丹主屢止敬瑭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契丹亦報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為招納吐谷渾番王責怪

一場憂一場氣染病亡身

敬瑭割雁門之北以路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
若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
是率部落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讓敬瑭逐之使還
故土吐谷渾由是附於重榮重榮執契丹使拽刺表
稱吐谷渾等願與晉兵擊契丹敬瑭患之泰寧節度
使桑維翰密疏曰陛下免晉陽之亂而有天下契丹
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丹
家之利不可聽也敬瑭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
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乃憂重榮跋扈以劉智遠
為北京留守智遠以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
長白承福令去重榮歸朝廷承福遂帥眾歸智遠智
遠徙之內地處之太原嵐石之地表領大同節度使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
責讓敬瑭憂悒成疾遂崩

將幼子託非人老奸馮道

馮道時守司徒兼侍中敬瑭寢疾道獨侍敬瑭命幼
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者抱置道懷中欲道輔立之
道少為劉守光參軍後為河東判官事唐莊宗為翰
林學士相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封魯國公出帝朝
封燕國公契丹滅晉事德光為太傅入漢為太師入
周為太師中書令贈瀛王歷事四姓十二君滑稽多
智浮沉取容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自著長樂老
敘數百言述已所歷階勳官爵以為榮司馬公曰道
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
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尤者也胡氏曰馮道可不謂
之老奸宿猾乎

立齊王為國主又是昏君

敬瑭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
難宜立長君乃立敬瑭兄敬儒之子齊王重貴嗣位
是為晉出帝重貴寵任延廣擅挑強敵且廣置宮
室厚賞伶優括民財設虐政頻仍卒為契丹所據

妻叔母戲梓宮自稱新婿

醉醺醺延鄧敗壞人倫

初敬瑭愛少弟重口養以為子娶馮濛女為其婦重
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時敬瑭梓宮在殯重貴
納之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酩而告曰皇太后之命
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重貴亦笑顧左右曰我
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遂立為后後
契丹入寇暴重貴之惡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

景延廣磨劔突冲蕃國

翁怒來天奪鑿倖捷陽城

重貴初立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遣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且執契丹使喬榮囚之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之榮辭歸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怒則來戰孫有不敵志先帝盟約耳為鄰稱孫足矣翁怒遂入寇後晉遣招討使杜威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攻契丹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絕晉軍結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契丹順風縱火李守貞糧運汲道是日東北風大起契丹順風縱火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此風天助我也與符彥卿等橫衝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契丹主獲一橐駝乘之而走後契丹兵入大梁

彈詞註卷八下

三

延廣見契丹主於封邱契丹主詰之曰爾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乃鎖之延廣自殺顧充曰陽城一捷是天奪之鑿而蓋其疾也 秦州今保定府白溝河名在真定府高邑縣南封邱縣名屬開封府

定關南平塞北誇張大話

晉遣杜威等將兵伐契丹下救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 瀛莫幽燕註見前關南謂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皆曰關南

胡兵入將帥叛運盡神昏

晉初議北征以杜威為元帥李守貞副之趙瑩知其有異志曰杜公國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豈可復假以兵權不若止任守貞不從威屢請益兵由是禁兵皆在麾下宿衛一空及契丹大舉入寇以兵環晉營威守貞朱彥筠等皆叛降契丹威引契丹主至恒州順國節度使王周亦降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以威為太傅守貞為司徒符彥卿皆詣契丹降之重貴名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

歐運盡天亡今與太后
及妻馮氏面縛待罪

張彥澤兩頭蛇爭先奪國

初契丹入寇趣恒州馬軍都排陣使張彥澤等在恒
州引兵會杜威言契丹可破之狀重威復趣恒州以
彥澤為前鋒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約降契丹引兵南
威將降兵以從遣彥澤將騎先取大梁彥澤倍道疾
驅夜渡白馬津自封邱門斬關而入重貴於宮中起
火自携劍驅後宮赴火俄而彥澤傳契丹書慰撫之
重貴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使召彥澤微笑不應遷
重貴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重貴悉以遺彥澤彥澤指
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乃分以遺彥澤彥澤指
揮使李筠以兵守之內外不通彥澤縱兵大掠二日
都城為之一空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
主見者笑之恒州今真定府封邱門汴京城門名
也

孫勿憂有噉所委骨窮塵

契丹主賜重貴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
封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而後晉亡顧氏曰生也負
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黃龍府即慕
容氏和龍城也在契丹臨潢府東南

劉智遠晉節度徘徊視亂

劉智遠其先沙陀人在晉為河東節度使封北平王
晉主重貴忌之以為北而行營都統智遠廣募士卒
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晉主與契丹結怨智遠
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智遠初無邊慮
入援之志晉主嘗再命智遠會兵山東晉不至晉主
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及契丹入汴智遠晉守
四境遣王峻奉表稱臣契丹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
智遠姓名之上既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智遠曰汝
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峻言契丹貪
殘不能久有中國勸智遠進取智遠曰契丹未有他
貨必將北去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幸遼君胡馬退趁勢稱尊

契丹既入大梁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將晉主北遷
劉智遠聲言出師迎歸晉陽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
宜先正位然後出師智遠遂稱帝於晉陽後契丹北
還智遠入大梁諸鎮皆降乃改國號曰漢更名昝是

為後漢
高祖

史宏肇軍令嚴安行入汴

行衛指揮使史宏肇沈過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所向必克智遠自晉陽斬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者皆宏肇之力也

殺許王李從益聞者酸心

唐明宗子許王李從益年尚幼石敬瑭即位李后俛明宗女養從益於官中奉明宗王淑妃如事母封從益為郇公奉唐妃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許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於洛至是契丹北還其將蕭翰為宣武節度使聞智遠擁兵而南欲北還乃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為帝於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為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奉表稱臣迎智遠仍出居私第智遠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殺從益及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彈詞註卷八下

五

倚氏縣故址在平陽府西南鄭州屬開封府明宗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稱天福於晉亡何煩憶念

天福晉高祖年號智遠曰余未忍忘晉又惡重貴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原赦了杜重威怎服羣情

初重威將兵禦契丹日置酒作樂罕議軍事指揮使王清與契丹戰威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耳將握兵坐觀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清與士衆力戰盡死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為帝威喜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諸將駭愕聽命野威更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姦忌已聞其切齒契丹遣延壽衣赭袍至晉營亦以赭袍衣國內常疑懼智遠徙為歸德節度使威拒命智遠以高行周為招討使討之威出降智遠赦之以為太傅每出入路人皆擲瓦礫諱故改名

即杜威因避齊王重貴諱故改名

子承祐嗣其傳謂之隱帝

智遠祖子周王承祐嗣位是為後漢隱帝

毛錐文鎗劍武忿族強臣

時契丹入寇議以郭威為鄴都留守督諸將衛之侍衛指揮使史宏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而恐平章蘇逢吉異議既而朝貴會飲宏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平章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宏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可出自是將相有隙如水火矣承祐自即位以來卻總機政威主征伐宏肇典宿衛章掌財賦以是國家寵安後左右嬖孽浸用事邠等屢裁抑之承祐亦厭為大臣所制邠宏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當禁聲有臣等在承祐積不能平左右因譜之承祐遂謀誅邠等入白李太后太后不可承祐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時宏肇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殺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盡殺之又遣供奉官孟業賚密詔詣鄴令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旋族威家嬰兒無免者

彈詞註卷八下

郭雀兒舉兵來支撐不住

郭威微時刺其項上為飛雀人皆稱為郭雀兒至是威得詔乃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崇威等勸威入朝兵還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乃留其養子榮鎮鄴自率兵還朝承祐聞威至河上悔恨私謂寶貞曰屬者亦太草草遣慕容彥超拒之彥超敗奔兗州

孤另另一騎馬死在荒村

初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及彥超敗承祐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塞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權知開封府劉錕在門上射承祐左右承祐回轡西北獨行至趙村追兵已至承祐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

璜按承祐之死五代史云郭允明反殺帝於趙村通鑑云入民家為亂兵所殺劉恕云郭威兵弑帝諱之因允明自殺乃歸罪耳三說不同並附於此以俟讀史者尚論焉

李太后自臨朝纔方一月

李太后高祖后也郭威請立嗣君乃議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贇未至太后臨朝甫一月而威篡位武寧軍名今徐州屬江南

契丹家軍馬動准備征行

契丹入寇屠內邱陷饒陽太后命郭威將兵擊之內邱縣名屬順德府饒陽縣名屬真定府

眾將卒裂黃旗高呼萬歲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澶州今大名府開州

漢家邦改換作郭氏朝廷

威上大后賤請奉漢宗廟太后諾以侍中監國旋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郭威遂稱帝而漢亡

周郭威反澶州花項天子

郭威邢州饒山人漢遣威將兵擊契丹至澶州自立以已爲周肅叔之後國號周初迎立贇其父河東節

度使劉崇遣使至京師威見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項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

殺劉贇攻北漢畢露謀心

劉贇劉崇之子崇漢高祖智遠之弟初迎贇於徐州及威自立贇始至宋州王峻等遣郭崇威將兵拒之崇威遷贇於外館以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威尋弑之先是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至是聞威弑贇於宋州乃即位於晉陽是爲北漢崇乞師契丹會兵攻周晉州威遣王峻逆敗之湘陰縣名屬長沙府

即位後却貢獻頗多善政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願充曰郭威即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之寶器可謂節儉之主矣

釋唐俘通鄰糴志恤民生

周主獲唐將燕敬權釋之仍遣歸唐濱淮州鎮言唐淮南飢民過淮糴穀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

無得
禁止

謁孔廟致尊崇右文尤異

周主如曲阜謁孔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拜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勿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曲阜縣屬兗州府孔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故宅孔子墓亦在縣西八里世呼為孔林

稱太祖之嗣子繼養柴榮

柴氏子周世宗因親繼統

郭威為後周太祖威無嗣以妻兄柴守禮子柴養為己子封晉王威祖柴嗣位是為後周世宗

諒陰中自出將立斬樊能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世宗欲自將禦之羣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宗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朕不可不往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林自發大梁與北漢戰於高平之南

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日身先士卒馳犯其鋒軍士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復還世宗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高平縣名屬山西澤州

紀綱正賞罰行三軍喜悅

高平之捷三軍咸服其英武世宗號令嚴明信賞必罰人莫敢犯故破敵廣地所向無前

用文臣任武將各盡其能

史稱世宗文武參用各盡其能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捷錄曰世宗相王溥任王朴實儼修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將匡日命李重進韓通收漢兵平江北復三關而武功烈烈王溥字齊物祁縣人爵祁國公謚文獻實儼字望之漁陽人王朴字文伯東平人

禁僧尼寬賦稅重農移本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父母伯叔父之命又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獲紡績之畢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尤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遣使分行諸州均田而租

躬聽訟錄囚徒修政明刑

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江北地盡收羅鄰邦入貢

世宗屢自將伐唐唐主屢敗遣司空孫晟等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欲盡唐江北之遣侍郎陳覺表請獻復舒將攻之所向皆克唐主乃遣侍郎陳覺表請獻復舒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慰納之於是江北悉平唐由是歲輸貢物數十萬吳越王宏俶遣使入貢世宗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彈詞註卷八下

九

南漢亦遣使入貢濠今臨淮縣壽泗二州名俱屬鳳陽府楚州名今淮安府海州屬淮安府光州屬汝寧府舒今安慶府廬州俱屬江南蕪黃二州名屬湖廣

安邊策宏采納遠近歸心

世宗謂宰相曰吳蜀幽并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開邊策各一篇朕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才集事治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南人儒怯間少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乘虛取之如此則江北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乘虛取之如此則江南亦易取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必當以強兵制之宜且以為後圖使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納之

剛七載棄群臣官中晏駕

世宗以北鄙未復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三州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遂趨幽州有疾乃還在位七年而殂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瀛州今河間府莫州今省入任邱縣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易州屬保定府雄州今改縣屬河間府霸州屬順天府

漢唐來稱獨步有道明君

世宗留心治道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為五代十三君中之令主按五代之君世宗為首唐明宗次之周太祖又次之其餘諸君無足數矣

符皇后抱孤兒遭時不幸

符皇后世宗后也世宗崩于梁王宗訓立是為恭帝時年七歲

被陳橋兵變起另換乾坤

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兵禦之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

彈詞註卷八下

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還汴遂奉匡胤入宮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而後周遂亡鎮今真定府定即真定府定州陳橋驛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

五代史八姓君愆愆日月

朝屬梁暮屬晉草草君臣

五代史宋歐陽修所撰梁一姓唐三姓晉一姓漢一姓周二姓五代共五十三年顧氏總論曰五代得國有四君而三姓者有三君而二姓者其傳世之久後梁十有七載其次者後唐十有四載後周十有二載後晉十有一載至其感者四載而失矣歷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

當此際亂離中稱王據土

五代之時中間僭號
割據者八十一國

顯神通誇智勇更有能人

閩國主王審知因兄起事

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光啟中福建觀察使陳巖表
審知兄潮為泉州刺史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
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
副使潮卒舍其子而命弟審知知軍府事審知自稱
福建留後表聞於朝後為閩太祖光
州固始縣俱屬汝寧府泉州府屬福建

奉唐朝封節度北面朱溫

唐以閩福州為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
及朱溫篡唐審知降梁梁封為閩王

乘白馬號三郎合軍推重

審知常乘白馬軍
中號為白馬三郎

甘棠港風雷助黃崎波平

彈琵琶卷八下

審知拾來海中蠶夷商賈奈福州海口黃崎岬橫石
巉峭常為舟楫之患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
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命判官劉
山甫往設祭祭之末終每向靈怪俱見山甫憇於僧
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甚便行旅驛表以聞
凡三日風雨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
賜號甘棠港

據福建統漳泉稱王僭號

審知據福州盡有漳泉
五州之地僭稱閩王

老將來子延翰繼統為君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子
延翰嗣位自稱大閩國王

蔑昆仲乘良言遭逢義弟

斬其身奪其位與弟延鈞

延翰蔑棄兄弟出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
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

稟本姓周氏為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
不遜亦有隙二人遂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
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於門外延鈞至
延稟自以養子推延鈞為威武留後建州今建寧
府

收父妾任妖巫縱妻淫佚

九龍殿稱皇帝貯一歸郎

聞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
遂收元龍啟稱皇帝更名鏐鏐好鬼神任妖巫徐彥
林使視鬼於宮中多信巫為殺戮審知婢金鳳姓陳
氏陋而淫鏐鏐之立為后初鏐有嬖吏歸守明者以
色見倖號歸郎鏐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好又有百
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鏐命錦工作九龍
帳國人歌曰誰謂九
龍帳惟貯一歸郎
璜按楚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
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脚
長丈餘以象龍角此應
為九龍帳殿字應悞

彈詞註卷八下

十一

臨死病見鬼昏繼鵬謀亂

李可殷嘗詣皇城使李傲於鏐后族陳巨勝無禮於
福王繼鵬傲與繼鵬皆恨之時鏐已病初建州刺史
福王繼鵬傲與繼鵬皆恨之時鏐已病初建州刺史
福王繼鵬傲與繼鵬皆恨之時鏐已病初建州刺史
然言見延稟傲以鏐病已甚遂使人殺可殷陳后訴
之鏐力疾視朝詰可殷死
狀傲懼出與繼鵬謀作亂

李皇城行弒逆血濺官庭

李傲與繼鵬率皇城衛士入宮鏐聞鼓譟聲走匿九
龍帳中亂兵刺殺之并殺陳后及歸守明陳巨勝等

繼鵬立改名景擒誅賊倣

繼鵬鏐之長子即位更名景李傲既弒鏐而立景專
制國政陰養死士景患之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謀
俟傲入朝執誅之
詔景其弒君之罪

三清臺鑄金像剪滅宗親

景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陳守元為天師妖人
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

宇文毅景起三清臺以黃金數于勛鑄寶皇老君像
晝夜焚香作樂禱祀適虹見其宮中興託鬼神語云
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與率壯士殺其叔父延
武延望及其子五人 三清謂王清元始天尊上清
道君天尊太
清老君天尊

慣聚靡立春鸞南宮避火

璘婢李春鸞景先烝之因陳后以求於璘
與之至是立以為后 南宮避火註見後

空名牒賣官爵信用私人

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
之以貨多寡為差又遣監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鬻
官爵於外初開以梁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泉更
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獨信用之祿賜甚厚二都
鶴都將連重遇二人由是亦怨

叔父曦行戰討死於野次

審知少子延曦景叔父也景幽於私第會術者言官
中當有災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果火景疑連重遇

彈詞註卷八下

知縱火之謀因語內學士陳邨邨反以告重遇重遇
懼乃帥二都兵迎延曦縱火焚南宮景與春鸞出北
開宿於野次延曦使兄子繼業率兵追景及之繼業
醉景而縊之及其妻子皆死延曦乃自立為閩國王
曦

曦既篡讐諫誨酒色昏沉

曦既篡位驕淫苛虐忌誅宗族諫議大夫黃峻昇觀
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病發狂矣取漳州司牛飲羣臣
陳光逸疏過惡五十餘事曦殺之曦嘗為牛飲羣臣
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嘗宴侍臣
皆以醉去獨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少何飲
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賜不必長大曦命梓維岳下
殿欲剖視其酒賜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
飲者乃捨之賢妃尚氏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
殺則殺之所
欲宥則宥之

李仁遇以色升外甥作相

曦外甥李仁遇年少美姿容得
幸於曦以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酉悍妻希立子挑鬪群臣

未文進六七人乘其空便

一張弓就馬上拉殺強魂

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與連重過既弒景懼國人之討相與結姻以自固曠疑之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大懼曠后李氏悍而酗酒妬尚賢妃之寵欲圖曠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甚不乎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曠往問之文進等使馬步使錢達拉曠於馬上而弒之並殺王氏宗族五十餘人

自披起袞龍袍稱孤道寡

重遇等既弒曠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王

吳成義函其首送與新君

新君者王延政儼明阻亂

彈詞註卷八下

延政審知子曠之弟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初曠淫虐延政敷貽書諫之曠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曠而自立延政遣吳成義進攻福州會南唐遣兵攻建州成義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帥我徒賊臣大兵今至遇以福人懼南郎承旨林仁翰帥我徒三千人斬連重遇以其首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丞取文進以贖罪遂斬文進迎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福州既平閩之故臣請延政歸福州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乃改國號曰閩從子繼昌鎮福州初光州人李仁達反閩叛奔建州及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會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仁達遂與浦城人陳繼珣等殺繼昌並成義欲自立懼眾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素為眾所重相與迎立以為帝按儼明一書作巖明雪峰寺在福州城西一百餘里雪峰山內

李仁達攜所掠獻與金陵

南唐主受其降封官賜職

延政遣兵攻福州儼明無他方畧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仁達陰教軍士突前刺殺儼明共執仁

達使居儼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遣使至金陵奉表降唐唐以仁達為節度使賜名宏義唐兵攻建州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延政出降至金陵唐以為羽林大將軍

六十年彈指過水上浮萍

按自唐光啟二年王潮為泉州刺史至南唐保大四年而滅為六十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唐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

淮南地有吳王揚行密氏

昭宗時廬州起戰討稱能

揚行密廬州合淝人唐僖宗時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據廬州中和三年淮南節度使高駢表知廬州事改名行密因命為廬州刺史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殺駢行密攻克之彥遁行密自稱淮南留後既而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行密復奔廬州昭宗景福元年行密擊斬孫儒復歸揚州昭宗以為淮南節度使遂盡有江淮之地後昭宗奔鳳翔令行密討朱全忠立功以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合淝

譚詞註卷下

五

縣屬廬州府
淮南今揚州

滅孫儒敗全忠黑雲精甲

孫儒初據揚州而不能守乃焚其城驅眾渡江以攻行密行密大懼其將劉威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從之乃使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疲行密縱兵擊之儒大敗行密將田頌擒斬之朱全忠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將朱瑋將兵三萬拒之瑋壅淮上流欲灌之乃以兵引度越戰師古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遂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乘勝追擊殺溺殆盡全忠亦奔還由是行密保據江淮全忠不能復爭初行密以孫儒降兵選其先登陷陣四鄰畏之安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口清河口也在淮安城西五十里安豐縣屬湖州府清址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宿州屬鳳陽府

戮蔡儔不毀墓尤見寬仁

行密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廬州刺史蔡儔叛發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討之克廬州斬儔左右請發

壽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

二十載忠武王承唐節制

初唐昭宗遣金吾將軍李儼至揚州封行密為吳王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及卒謚忠武行密於僖宗光啟三年夏四月攻揚州冬十月克之自稱淮南留後至天祐二年乙丑卒凡二十年

統軍州二十八延攬英雄

行密據廬州等處凡二十八郡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故能招致英雄第舍姬妾每選其尤者以賜將士人盡力

納朱瑾任田頰一班猛悍

兗川朱瑾善槊為梁所攻敗奔行密初行密之兵皆江淮人最為輕弱及得瑾勁騎而兵益振田頰從行密起微賤屢立戰功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悍難制

彈詞註卷八下

有機權能駕御操慮危深

行密寬簡而有智畧善駕御將士以田頰等猛悍欲除之頰遂叛與行密妻弟朱延壽通謀行密陽為目疾每行故觸柱而仆乃召延壽欲託以子延壽至刺殺之遂擊斬頰

長子渥號威王無才寡德

渥行密長子素無令聞軍府輕之行密卒指揮使徐溫張顥立渥為淮南節度使宏農郡王是為吳威王按五代史

十圍燭終見弒張顥徐溫

渥居喪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張顥徐溫泣諫渥怒顥溫作亂帥牙兵露刃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彼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執渥所親信者盡殺之由是溫等專制軍政渥不平謀誅之二人遂遣盜入寢中弒渥

弟隆演號宣王改元武義

張顥既弑，澹欲自立，慕僚嚴可求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乃太夫人史氏教也。言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肯明切，顥以其義正，不敢奪，乃奉澹弟隆演，稱留後。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屢請隆演稱帝，不許。乃即吳國王位，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後諡曰宣。

葫蘆提十六載委政群臣

隆演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建國稱制，俱非其意，常怏怏，酣飲鮮食，遂成疾而卒。在位十六載。

讓皇溥蒙大號受拘徐氏

溥行密第四子，封丹陽公。隆演卒，徐溫迎立之，後稱帝。溫卒，養子徐知誥封齊王，專執朝政。溥備位而已。後知誥篡位，奉溥爲讓皇。

把江山抱送去古瀾潛身

時知誥都金陵，溥下詔禪位於齊吳太尉李德誠等。詣金陵勸進，知誥遂即位。溥請徙居，知誥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以居之。
彈詞註卷下

四代主走風雲三十六載

吳自行密至溥，凡四代自行密。天復元年，稱王。至晉天福二年，爲知誥所篡，凡三十六年而亡。

合家門被囚禁結果刀兵

溥卒，知誥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安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至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聞之，遣人盡滅其族。楊氏遂絕。海陵今省入揚州府泰州。

南唐主李家郎大唐枝葉

吳徐溫養爲子累立功勳

知誥徐州人，唐憲宗王建王恪四世孫。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榮生誥。年入歲，楊行密拔蒙州，掠得之，養以爲子。行密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志狀頗異，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即令拜昇州刺史。時溫子知誥秉政，爲朱瑾所殺，知誥以川兵渡江。」

定亂遂專政後更各誥纂楊氏之祚
國號唐是為南唐烈祖昇州今江寧府

弟兄間幾遭兇刀鋒幸免

誥初事溫甚謹溫嘗罵其諸子皆不如誥誥弟兄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惟季弟知諫以兄事之知訓秉政召兄弟飲欲害誥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誥以手爪搯之誥悟走免後自潤州入觀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知諫躡誥足乃遁去知訓以劍授彥能使追殺之彥能給以追之不及始免

延賓亭招賢士大度多能

誥初秉政時寬仁勤儉接禮儒者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又寬刑法推恩信以收人心故吳人咸附之

封齊王據金陵承溫舊業

初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為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後封東海王及溫卒誥為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後自為大元帥封齊王復營宮城於金陵

彈詞註卷下

七

白鬚髯照鏡歎禪代興心

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溥無失德恐衆心不悅一旦臨鏡緝白鬚顧其吏周宗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請如江都以傳禪諷吳主後誥以吳太尉李德誠中書令李本位尊望重密使之帥衆推戴德誠等遂表誥功德請行冊命乃詣金陵勸進誥遂受禪

不乘災與錢氏息兵通好

吳越府署火吳越王錢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誥乘敝取之誥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明其乏

統南州三十五復姓稱尊

誥統金陵凡三十五州徐氏諸子皆請誥復姓誥以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氏子孫立唐宗廟祖考皆追尊焉

宋齊邱青陽公始終謀主

石香爐對畫字商略何深

洪州進士宋齊邱好縱橫異知之以為謀主冀揚氏
最為有功昇嘗引齊邱於永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
屏障獨置一大石香爐以箸畫灰為字隨以匙滅之
所謀人皆莫知後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
公 洪州今江西南昌府九華山在青陽縣南舊名
九子山唐李白陋其字以山九峯如蓮華乃更其名
青陽縣屬池州齊邱字子嵩萬載人李白字太白蜀
人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命名賀知章見其文曰謫
仙人也唐元宗
詔供奉翰林

黜宋氏枕席言驪姬息譖

定儲嗣只片語尤見知人

昇欲以長子璟為嗣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
數曰幼子景遇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邊可為嗣昇
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何國家
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璜按宋氏昇后也昇並無黜宋氏事
且以驪姬借喻則宋氏或應作种氏

年將老餌金丹時加暴怒

彈劍註卷八下

九

昇壽五十六以方士獻金丹餌之
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

王栖霞諫不盡飽喜飢噴

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
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噴飽喜何論太平

疽發背壽云終廟稱烈祖

昇疽發背疾亟子璟入侍昇曰吾餌金石始
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遂殂廟號烈祖

子李景副都統嗣位相承

初昇鎮金陵以子景通為吳司徒昇將篡吳召景通
歸金陵為副都統昇即位封為齊王昇卒景通嗣位
改名璟周世宗時璟稱藩於周世
周廟諱又更名景是為唐元宗

性寬仁任查陳優柔寡斷

統朝綱失主宰五鬼縱橫

景性寬柔寡斷以馮延巳為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
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皆以邪使用

事吳人謂之五鬼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名見者皆不得入

打熬過晉漢周三十九載

唐自晉天福二年昇稱尊至開慶八年未主煜降宋歷晉漢周凡三十九年

末主煜貶制度納貢金陵

煜景第六子其五子皆早卒景卒煜嗣位遣侍郎馮延魯納貢於宋下令照損制度止稱國主改唐曰江南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諸王皆為國公

好聲色喜浮屠諫臣獄死

煜性驕侈好聲色喜浮屠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煜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太祖聞其惑選少年有口辨者南渡論性命之說煜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

徐鉉舌攬不住宋將曹彬

彈詞佳卷入下

宋太祖屢遣使召煜入朝煜稱疾不行乃命曹彬伐之煜遣其臣徐鉉之宋乞緩師鉉自負欲以口舌說宋太祖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奈何見伐反覆辨論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無以對彬至江陵遣使招煜降煜不聽彬攻克之煜出降宋封煜為違命侯徐鉉字鼎臣官散騎常侍所著有徐尚侍集三十卷

吳越國主錢鏐杭州創業

錢鏐臨安人唐光啟中鏐為杭州刺史天復中封越王天祐中又封吳王朱溫篡唐封鏐吳越王臨安縣名屬杭州府鏐鏐字真美

討董昌封節度鎮海功臣

唐改越州為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以鏐為鎮海軍節度使昌求為越王未許昌不悅遂僭號於越州唐昭宗使鏐討之鏐遣其將顧全武進兵越州攻克其外郭昌尤據牙城拒之鏐給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出降全武斬之朝廷乃改威勝為鎮東以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顧全武結淮南削平徐許

初孫儒為揚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繆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至是繆如衣錦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眾以治溝洫眾有怨言謀殺繆不果繆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變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合進逼牙城繆聞變徵服乘小舟夜歸踰城而入社連徽亦自新城入援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頴頴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亂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繆命全武告急於行密且以子傳瑋為質綰等果召頴引兵赴之急攻杭州全武至廣陵說行密許之

司馬福救姑蘇水底潛身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攻圍蘇州繆遣指揮使錢鏐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綱鏐銜懸水中以斷潛行者魚鱉過皆知之吳越虞侯司馬福善水行欲潛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淮人以

彈詞卷八下

三

受王封統軍州一十三郡

梁封繆為吳越王客有勸繆拒梁命者繆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受之據兩浙統一十三郡

三節還終壽考衣錦馳名

繆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後升營為衣錦城石鏡山曰衣錦山嘗遊衣錦城寘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又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號挂錦衣父老遠來兮相追隨牛斗無亭人無欺吳越安縣治南山之東峯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明如鏡

錢元瓘守成規臨安大火

繆卒子傳瓘立更名元瓘凡事盡守成規上下輯睦適臨安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驚懼病狂

十年終傳幼子政務公勤

元纘在位十年卒子宏佐立宏佐雖幼躬勤政務發摘奸伏人不取欺

忠獻王年十三威權馭攬

宏佐後謚忠獻即位時年十三諸將皆少宏佐宏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宏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瑋由是國中皆畏恐明州今寧波府睦州今嚴州府

敗李景取福州七載而薨

初閩李仁達據福州叛立僧卓儼明為帝已而殺儼明而自立閩主王延政發兵討之仁達遂附於唐主李景旋復叛景遣兵攻之仁達乞救於宏佐諸將皆不欲行宏佐曰吾為天下元帥而不能舉兵耶諸軍但樂飽食安坐耳乃遣統軍張筠等救之不克復遣余安將水軍救之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唐將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福州自降矣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遁余安遂取福州而還宏佐在位七年卒

彈詞註卷八下

弟宏侔碧波亭厚其軍賞

宏侔宏佐之弟初即位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于預政事宏侔惡之因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宏侔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

胡進思題畫懼廢立生心

強扶持錢宏俶攻唐奉詔

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宏俶題詩圖上進思見之以詩意將殺已遂帥衛兵入廢宏俶因於義和院矯稱王命云狩得風疾傳位與弟宏俶宏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進思許之宏俶始視事周世宗伐唐宏俶遣使入貢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宏俶遂遣丞相吳程攻唐常州

俗奢淫疲貢獻重斂於民

浙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鏹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之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至周世宗時宏俶勢益孤傾其國以事貢獻宋太祖時益以器服珍

奇為獻不
可勝數

論始末自唐朝周旋五代 八十年歸大宋忠孝賢人

唐乾符中鏐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至宋太宗太子興國三年凡八十四年宏俶以地歸宋宋封為淮海王而國始除丁南湖曰錢氏三世四主與五代相終始竟能不失臣節及宋受命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其奕世忠孝蘇子表受命論之悉矣蘇軾知杭州傷錢氏墳廟不治請以妙因院賜名表忠觀軾為立碑銘曰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于億

湖南主楚王殷扶風馬氏

馬殷許州鄆陵人自謂扶風馬援之裔唐昭宗時為潭州刺史後梁朱溫封殷為楚王據湖南地二十三郡鄆陵縣名屬開封府潭州今長沙府

始殘唐終五代父子相承

彈詞註卷八下

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父子二世六主歷梁唐晉漢周至周廣順元年而亡

武穆王勇而謀寬慈樂善

殷後諡曰武穆英勇有謀尤寬仁恤下待士以禮人爭附之

獲吳人仍遣去頗著仁聲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早將水軍攻楚岳州殷遣許德勳禦之德勳潛軍角于湖使王環夜帥戰繼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真侯詹信以輕舟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擄璘及彥章以歸吳求和於楚請璘與彥章殷遣歸之雄武軍今漢中府利州

多內寵欠規繩無分嫡庶

眾駒兒爭卓棧會有紛紜

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而次子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尤寵之嫡子希振以無寵棄官為道士餘子十餘人皆驕奢滋甚初苗璘等歸吳許德勳之謂曰楚國雖小善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乎

早淺然後可圖也 早槽極棧編木為足安馬脚下謂之馬床喻馬般諸子必日相爭也

子希聲害謀臣黃靈四塞

般以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初般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強隣國疾之荆南高季昌嘗使謀者聞郁於般般不聽及希聲用事謀者皆希聲曰季昌以為然遽奪其兵柄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巫管西山吾將歸老嗣子漸大能昨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般命族郁而般不知是日大霧四塞般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孺度准每殺不辜多致茲異今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白般州府大勸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此乎明年般卒希聲立

蕞親爺飽噉難貽笑蒸豚

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蒸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及居喪無戚容葬般之日頓食雞雁數盤侍郎潘起識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何代無賢 阮籍字嗣宗

彈詞註卷八下

舌

希範繼封楚王天策上將

初般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希聲卒弟希範嗣位襲封楚王晉高祖加天策上將軍希範為作天策府

平南蠻立銅柱自許英能

溪州刺史彭士然引羣蠻寇辰澧希範遣劉勅等討平之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舂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土六尺命學士李臯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辰州府名澧州屬岳州府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會春園極奢豪疎賢拒諫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希範遂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乃作會春園嘉宴堂九龍殿皆飾以金寶其窮鉅萬始加賦於國中天策賢士拓拔恒上書諫曰殿下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諫辭以書寢恒謂人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終身不復見之

假慈悲殺其弟就裏無仁

希範弟希杲為靜江節度使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諳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會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希範之罪不見希杲聞其治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掃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引去徒希杲知朗州卒殺之 靜江軍名今廣西桂林府蒙州今省入平樂縣故址在平樂府城南桂州即今桂林府朗州今常德府

馬希廣既承家何曾展志

朗州兄仍下手鈍漢遭刑

希範卒同母弟希廣嗣位兄希萼為朗州節度使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命廢長立少希萼求奔喪彥瑫等白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乃遣還朗州希萼遂起兵趨長沙希廣曰朗州吾兄也當以國讓之彥瑫不可乃以王贊進擊之破其兵追希萼將及希廣遣使

彈詞註卷八下

差

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還希萼歸乃誘辰瀘州及梅山蠻共攻潭州又遣使稱藩於唐王景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徽誅將兵助之希廣遣彥瑫徑趣朗州為希萼所敗希萼遂進攻潭州或告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何忍自害其弟不聽乃遣希崇許可瓊等拒之希萼聞遣使以厚利啖可瓊可瓊舉軍降長沙遂陷希廣被擒希萼曰此鈍漢也豈能為惡為左右所惑耳顧左右曰吾欲活之何如皆不對遂縊殺之 瀘州

馬希萼剪連枝荒淫無道

希萼既弑希廣自稱楚王得志恣縱荒淫無道政事悉委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

端陽門縱惡馬壯士搗隨

彭師嵩結徐威反戈修怨

被群臣幽囚在衡嶽山林

希崇與楚舊將徐威孟俊等謀作亂希萼置酒宴將吏於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入府

以壯士執搥隨之聲言繫馬突入其府劫庫兵執希
萼囚之迎立希崇乃幽希萼於衡山初希萼入長沙
杖彭師曷背黜為民希崇以師曷必怨之使送希萼
於衡山師曷曰欲使我為弑君之人乎與衡山指揮
使唐偃等共立希萼為衡山王遣使
降唐主景衡山縣名屬衡州府

策立起馬希崇降唐受制

希崇既立縱酒荒淫徐威等知必無成欲殺希崇希
崇大懼密表請兵於唐唐遣邊錫將兵趣長沙希崇
請降希萼望唐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
錫為帥錫趣希崇希萼入朝盡還馬氏之族於金陵
唐以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五十年又六載水迹潮痕

楚立五代共五十六年而亡

荆南主高季興梁朝養子

高季興陝州硤石人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
名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

讓以入賞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

三

文讓故得進見梁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遂
姓朱為制勝軍使後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至後
唐同光三年封南平王據荆南三州南平今岳州

府安鄉縣

鎮江陵善招輯渤海封膺

梁初以季興為荆南節度使當唐之末為諸道所侵
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
招輯撫綏入土歸之梁末帝封季興為渤海王

梁滅後入朝唐幾於虎口

唐莊宗滅梁季興欲入朝其臣梁震曰唐有吞天下
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入朝况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
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
甚厚欲留之郭崇韜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遺遣
子弟將佐入貢惟季興身自入朝若羈留不遣沮四
海之心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震手曰不
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既降唐留蜀物又做吳臣

季興既降唐及唐破蜀以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岷而下季興聞莊宗之變乃悉邀留蜀物殺使者韓洪等唐主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唐以招討劉訓攻之不克別將西方鄴克其變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岷三州臣於吳 夔今夔州府忠州屬重慶府萬今夔州府萬縣荆今荆州府歸今歸州岷今夔陵州俱屬荆州府

父傳子一家兒心無定向

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於楚楚王殷為之請命於唐從誨亦遣使奉表進贖銀三千兩明宗拜為節度使渤海王

據江湖攔要路劫掠為生

荆南地狹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請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

彈詞註卷八下

毛

貪賞賜愛便宜自輕自賤

醜名兒高無賴到處稱臣

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與閩吳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故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高從誨高保融傳之保勗

從誨卒第三子保融立保融卒從誨第十子保勗立

受淮南吳國主封號為秦

高季興降吳淮南吳主溥封季興為秦王

高繼冲結末梢投降趙宋

保勗卒保融子繼冲立初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請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討之以李處耘為都監及行宋太祖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

之蔑不濟矣處耘至襄州諭以假道之意判官孫光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

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不失富貴繼冲乃遣其叔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是夕保寅寤於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倍道前進繼冲聞宋師奄至惶怖出迎因盡籍其境內州縣戶口奉表納之後率其將吏宗族入朝宋拜爲武寧軍節度使

五七年如一夢故紙虛名

季興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前蜀主大唐朝利州王建

王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時爲利州刺史昭宗時爲西川節度使進爵蜀王利州今保寧府

逐昭度殺令致虎將馳名

建初爲宦者田令致養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致同母弟也令致以僖宗播越天下皆罪之懼無所容乃自求爲西川監軍時建據閬州令致謂敬瑄曰建吾子也今名之可致麾下遣使召建建即帥精騎西至鹿頭關西川叅謀李又曰建虎也而之入室安肯爲公下乎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急攻成

彈詞註卷八下

天

都不克乃疏敬瑄之罪表請討之昭宗乃使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以建爲永平軍節度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等討之久之不克朝廷諭建等罷兵建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克成都建乃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相公宜早歸與天子謀之敬瑄亦寢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不決建擄其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昭度大懼遽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急攻成都令致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敬瑄聞城降建請朝廷殺之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致通鳳翔書皆殺之

唐亡後檄討梁仍稱天復

梁朱溫篡唐稱帝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唐昭宣帝天祐年號建稱昭宗天復年號餘俱稟梁正朔建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

併兩川稱帝號百戰辛勤

建既據西川欲圖併東川遣王宗滌將兵攻之建自將圍梓州與東川節度顧彥之凡五十餘戰蜀州刺

史周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皆以厚利待其救援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建急攻克之彥暉自殺於是并兩川之地至朱溫滅唐建遂稱帝西川成都府曰西川潼川州曰東川梓州即潼川州

王宗衍出深宮立孫母寵

時太子元膺卒羣臣請立太子建第十子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遂立之建卒宗衍立乃去宗名

任中官貪女色寵用妃嬪

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王承休景潤澄歐陽晃等承休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遂以承休爲節度使教坊使嚴旭皆強取民女納於宮中以韋妃有寵遂廢其高氏秦州屬鞏昌府

無厭足徧經遊球場酒肆

不羞慚輕出入柳戶花門

彈詞註卷八下

无

衍遊縱無度嘗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人不知遍遊近郡名山或樂飲繡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書每好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繡山蜀主結繒爲山爲宮殿樓閣於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易以新者

蓮花冠道士妝雲霞畫服

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雄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自歌而後宮人皆和之

危腦帽珠翠幌狎客酣淫

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項俛首即豎謂之危腦帽衍禁之衍好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唐荊州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衍以韓昭愔在迎顧士珣等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襟坐或爲豔歌相倡和褻慢無所不至

宣華苑醉重陽嘉王墮淚

怡神亭翫春景宰相憂心

衍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諸殿清和迎仙宮略真
蓬萊丹霞亭嘗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殿酒酣嘉王
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曰嘉王酒
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諷嘲之諠然而罷又作怡神
亭為諸狎客婦人酣飲之所每宴近臣酒酣君臣及
宮人皆挽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祜諫曰君
臣沉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
之謀不聽 嘉州名今嘉定州

李存勗大軍來哀號請罪

殺臣僚獻首級奉表軍門

唐莊宗遣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時衍方幸秦州
至蘇谷而唐師入境始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
衍留王宗弼守蘇谷遣王宗勳等率兵拒唐宗弼與
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衍還至成都謀官人作回鶻
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
亦自蘇谷馳歸登大元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
弼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於繼岌宦者宋光
弼降宗弼遷衍於西宮繼岌至成都衍與視出降

彈詞註卷八 下

三

兩輩兒氣昂昂二十五載

建衍父子自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
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國除凡二十五年

滿門親秦川驛做了冤魂

唐莊宗名衍入洛陽衍率其宗族臣僚將佐家族數
千人以東行至秦川驛唐伶人景進曰王衍族黨不
少恐其為變不若除之乃遣宦者向延嗣齎敕誅之
教曰王衍攻衍並從殺戮張居翰覆視楷去行字改
為家字由是衍族滅
而免者殆千餘人

後蜀主孟知祥西川節度

孟知祥邢州龍岡人唐莊宗時為北京留守唐遣郭
崇韜伐蜀崇韜曰臣等乎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
如孟知祥蜀平遂
以知祥為節度使

唐莊宗親委任叛斬監軍

知祥馳至京師莊宗威供帳多出內府珍奇以宴勞
之酒醕指以示知祥田蜀士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

賢故以相付及莊宗被弑明宗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實為監軍時彥實已罷而唐樞密使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復以容省使李嚴為監軍初莊宗使嚴聘於蜀主衍歸獻策伐衍蜀遂平至是知祥怒曰焦彥實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有之是嚴欲以蜀再為功也嚴至成都知祥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容將王彥銖執嚴斬之

殺董璋併東川稱王墨制

東川節度使董璋帥兵襲西川知祥遣趙廷隱張公鐸拒之知祥自將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公鐸陳於其後知祥登高冢督戰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公鐸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璋與數騎遁去知祥追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城梓州璋至梓州其將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登城呼指揮使渚稱使討亂兵桐即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知祥遂併有東川表請行墨制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唐明宗許之以為蜀王漢州屬成都府赤水在成都府簡縣治南一名絳水

明宗朝建國號僭號居尊

彈詞註卷八下

三

唐明宗崩閔帝立知祥遂僭號稱帝國號蜀改元明德按朝當作崩

子孟昶嗣其宗奢淫失政

知祥卒于昶嗣位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淫蜀政寔衰

寢房中穢汚器七寶裝成

昶寢房滷器皆以七寶裝之後宋滅蜀宋太祖見溺器命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伊審徵王昭遠貪邪用事

王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昶左右至是以昭遠知樞密院事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伊審徵知祥之甥少與昶親狎亦令知樞密院事貪侈回邪與昭遠相表裏

李太后良言勸不肯從親

昶母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昶曰先帝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

審微趙崇韜等皆膏梁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
寘於人上一日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
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
汝其餘無足任者視不從

宋朝將王全斌長驅席捲

視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師攻宋
遇為邊吏所得宋太祖曰我伐蜀有名矣遣慮武節
度使王全斌與劉光乂等討之視使王昭遠等拒之
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
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全斌至三泉擊
昭遠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全斌遣偏
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
遠被擒全斌等遂長驅直入所向無前 劍門關名
在保寧府 劍州北

高彥儔盡臣節死守焚身

劉光乂攻夔州夔川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
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
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
彥儔亦不許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自焚死

彈詞註卷八下

至

棄老將石頽言無能堅壁

曲躬身率子弟做了降臣

四十載錦官城三軍解甲

時蜀兵所在潰降視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頽曰東兵
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激之視歎曰吾與先
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
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命李昊草表
以降後舉族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封視為
秦國公 錦官城在萬里橋因蜀有錦官故名猶合
浦之珠官也又視於城上盡
種芙蓉謂左右曰真錦城也

不男兒貽笑與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費氏有才色入蜀宮后主視嬖之及視降
夫人有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又
一書云前蜀小徐妃號花蕊夫人即翊聖太妃嘗遊
青城山題詩後被害於秦川驛後蜀花蕊夫人亦姓
徐嘗效王建
作宮詞百首

北燕主劉仁恭窟頭起手

劉仁恭深州樂壽人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
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後以功爲幽州將戍蔚州蔚州
戍兵作亂擁仁恭爲主攻幽州戰敗仁恭奔降晉
主李克用克用平幽州請命於唐拜盧龍節度使

好驕奢貪且暴無比凶人

築宮館大安山勞民害衆

聚紅妝藏外道鍊藥銷兵

仁恭幸世多故驕奢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宮
館於其上窮極奢麗選燕美女實其中又與道士煉
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瑾土爲錢悉飲銅錢鑿山
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 大安
山在順天府房山縣北

不孝子劉守光私通愛寵

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
恣之仁恭怒詈守光逐之

彈詞註卷八下

害胞兄囚親父梟獍其心

梁太祖遣李恩安擊仁恭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山
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恩安乃自稱盧
龍節度使遣部將李小喜攻大安據仁恭以歸囚於
別室守光兄義昌節度使守文聞父被囚乃集將士
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誓與諸君討之乃率兵
至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
合契丹吐谷渾之衆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單馬
立於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職
之直前輸之諸兵皆潰守光盧臺故城在河間府青
縣衛河西南岸周廻三十二里玉田縣名屬順天府薊州

黥手面定霸都二十餘萬

調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
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土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
二十萬人 按此乃仁恭事今作守光事疑悞

諸征鎮冊尚父意氣驕盈

守光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存勗存勗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賜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朱瑋六節度使其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義武今真定府定州昭義今潞州振武今大同府天德亦屬大同

既得志受王封心無厭足

殺諫臣稱皇帝鬧了三春

初梁太祖以守光為燕王至是表曰晉王等推臣不若陛下授臣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狂愚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有司曰此天子之禮尚父人臣耳守光怒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獨不能帝一方乎乃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梁晉使者於獄置斧鑕於庭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令軍士割而啖之遂自稱大燕皇帝凡三年而亡

未郊天存勗來生擒父子

彈詞註卷八下

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屢戰常敗乃遣容將王遵化致書請和語甚卑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非所聞也守光益窘登城呼德威曰侯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晉王驕抵城下問將如何守光曰勿降是夕小喜踰城降具言城中力竭晉督諸軍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將奔滄洲迷失道為人所擒送晉軍晉王執其父子以歸祁溝今易州涑水縣岐溝鎮是

一家兒都做了血死獨神

晉王至晉陽仁恭父子曳以練舂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子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曰因父弒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先斬小喜守光自哀二婦李氏祝氏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械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南漢主本梁臣姓劉名隱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梁太祖時拜清海節度使乾化中進封南海王 清
海軍名今
廣東廣州

弟劉巖有異相據廣稱尊

巖隱之弟巖母段氏初生巖於外舍嫡母韋氏素妬
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巖至將斬之及見而憐劍輒
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
隱鎮南海巖為副使隱卒巖代立梁末帝悉以隱官
爵授巖襲封南海王後號漢
帝於廣州國號越尋改號漢

白龍現造竒文龍天作龔

巖更名涉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
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乃採
周易飛龍在天之義
為龔字音儼以名焉

自矜誇窮奢侈寶殿珠寶宮

龔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凡宮殿悉以金銀珠寶為
飾窮極奢麗又性好誇讚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

彈詞註卷八下

之使升宮殿示
以珠玉之富

心慘酷恣淫刑蛇牢水獄

龔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
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

縱頑民治海道擄掠商人

縱衛士入海掠商人金帛以
恣其奢侈其後子孫皆效之

用宦者掌朝綱扶持後嗣

恐朝臣難倚靠各顧兒孫

龔末年尤猜忌以朝臣皆自有其家室各顧子孫不
能盡忠於後嗣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專委政於宦者
由是宦
者大盛

子劉玠懦無能遭逢乃弟

劉宏熙乘酒醉拉殺官門

玠初名宏度，莫卒。子宏度立，更名玠。以弟晉王宏熙輔政，玠驕奢，不親政事，常猜諸弟。宏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玠好手博，宏熙令指揮使陳道祥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禔、林少疆等五人習手博，以獻玠。宴長春宮，以閱之。至夕，大醉，宏熙使道祥、思潮等掖玠至寢門，因拉殺之。

既殺兄又殺弟劉晟自改

宏熙既弑玠而自立，乃更名晟。國中議論詢弟循，王宏景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宏景謀反。晟令使者夜召宏景，宏景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把宗男都殺盡納女宣淫

晟殺弟，越王宏昌、鎮王宏澤及齊王宏弼等八人盡殺其男子，納其女充於庭。

生地獄活陰司刀山劍樹

晟設鐵湯、鐵牀、劍樹、刀山、劍樹等刑，號曰「生地獄」。又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其刑不一。

強詞註卷八下

美

女侍中居左右進退公卿

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廷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與宦官林延遇等內外用事。

勢將衰長歎息一身難保

晟聞周世宗平江北，遣使入貢，爲湖南所隔。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數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再相傳其子銀一樣凶人

晟卒，子銀立。宦官陳延壽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銀於是亦殺其弟桂、王璠、興等。」

求仕者下蠶室纜方任用

銀任用宦官，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貴顯用事之人，盡皆宦者，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

起疑心下毒酒鴆殺朝臣

銀猜忌臣下凡意所稍疑者多以鴆酒毒殺之

樊胡子假玉皇帳宣禍福

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呼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坐帳中宣禍福等語附之胡子乃為銀言澄樞等皆天上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銀皆信之

龔澄樞專國政將帥離心

以玉清宮使龔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咸取決焉澄樞重斂苛刑肆為殺戮由是人不自保將帥離心

宋太祖憫窮民與兵救命

初宋太祖獲南漢內侍韓延業具言其主奢淫苛虐太祖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南唐主煜為書諭銀降銀因煜使者乃遣潭州防禦使潘仁美伐之

彈詞註卷八下

潘仁美入城來一鼓而擒

銀聞宋師至遣龔澄樞等禦之仁美師次白霞澄樞望風遁還遂克韶賀連桂四州又進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銀追迫遣其弟祥王保興詣仁美降不納澄樞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仁美次白田銀出降送至汴宋封為恩赦侯

四代兒不仁君南蠻惡物

南漢自龔至銀凡四主

五十年磨滅了多少生靈

龔自梁貞明三年稱帝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五十五年

北漢主乃劉崇漢高親弟

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知遠即位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郭威篡漢崇遂稱帝謂之北漢

并河東節度使子號湘陰

隱帝時崇為河東節度使隱帝被弒崇欲起兵南向
聞迎立其子武寧節度使贊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
何求後郭威廢贊
為湘陰公而自立

周郭威兩弒君懷讐結憾

郭威弒君結憾註見本卷死
荒村弒劉贊攻比漢句下

據太原稱漢帝要併乾坤

崇聞湘陰公被弒乃勵嬰遂即位於太原國仍號漢
凡據并汾忻代等十二川即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

倚仗着大遼家兵威國勢

契丹主聞崇立使其招討使潘聿燃遺承鈞書崇使
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
丹主許之崇遂致書
稱姪如契丹乞兵

動干戈與士馬虎鬪龍爭

彈詞註卷八下

契丹遣蕭禹將鐵馬萬騎及奚契
丹五萬崇亦自將二萬會兵伐周

高平敗乘黃騮雕窠走免

高平之戰註見本卷斬樊能句下初契丹主以黃騮
報聘至是戰於高平大敗崇獨乘黃騮自雕窠嶺間
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
為鄉道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

金飾廡三品料自在將軍

崇歸為黃騮治廡飾以金銀
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歸天去子乘家追稱世祖

崇卒子承鈞立是為孝和帝始並
七廟於顯聖宮追稱崇為世祖

孝和帝善維持保土安民

承鈞性孝謹既嗣立勤於
為政愛民禮土境內粗安

尊遠主自稱男皆因國小

儘人呼兒皇帝不敢高聲

承鈞遣人奉表於契丹自稱男契丹答詔呼之為兒皇帝

用僧道理朝綱因循歲月

初燕主劉守光死其子繼頤削髮為浮屠後居五台山繼頤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承鈞拜為鴻臚卿累官至太師中書令潞州人郭無為好學多聞善談辨嘗衣褐為道士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召之遂以為相

美言詞尊趙宋暫免交征

宋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汝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世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終其世不加兵

無後嗣靠誰人承家繼統

彈詞註卷八下

外甥兒收拾做義子螟蛉

營卒薛釗初妻崇女生子繼恩釗死崇女適何氏生子繼元何氏與崇女俱卒二子幼孤崇以承鈞無子命養二甥為子

薛氏子名繼恩登朝兩月

侯霸榮行篡弒命掩泉扃

承鈞卒養子繼恩立繼恩乃薛氏子而沙陀劉氏之祚亡繼恩在位甫兩月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繼恩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搯其胸殺之

郭無為用朝典立誅奸黨

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誅其黨初承鈞諱無為曰繼恩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為不對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發故霸榮之弒人皆以為無為之謀亟殺霸榮以滅其口

何繼元承乃位宋主來征

烏紗帽縞素衣城臺納表

郭無爲迎之恩同母弟何繼元嗣位宋太宗以
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等分道伐漢

潘美等屢敗漢兵禁長連城以圍太原漢外援不至
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宋太宗自至太原督戰益急繼
元乃夜遣密使李勣奉表乞降太宗許之因至城
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
待罪臺下太宗
釋之名使升臺

受官封一塊土老在彭城

宋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
城郡公至宋太宗淳化二年卒

按前史閱興亡浮漚起滅

是和非長共短記載分明

有德行好君王無多幾位

惡神煞無道主禍亂縱橫

彈詞註卷八下

救濟生靈須聖主

保全民命靠英雄

何時一點天瓢水

洗盡中原戰血紅

千古傷心舊事一場談笑春風殘篇斷簡記英雄總爲

功名引動箇箇轟轟烈烈人人擾擾匆匆榮華富貴

轉頭空恰似南柯一夢西江月

功名到底成何用

夜宴終須有散場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成都楊 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曾孫任佐較

第九段 說宋遼金夏 蝶戀花

簡盡殘編并斷簡細數興亡總是英雄漢物有無常人
有限到頭落得空長歎 富貴榮華春過眼漢主長陵
霸主烏江岸早悟夜筵終有散當初賭甚英雄漢

詩曰

賭勝休嫌力不加功名富貴眼前花千年田地八百
主守到如今有幾家

彈詞註卷九 上

鐵甲將軍夜過關馬蹄到處骨如山氣高無奈烏江
胆色重方知蜀道難長夜酒能滄社稷瓊林富不救
飢寒若將四堵牆推倒海宴河清日月閒

筆底詩詞成笑語閒中今古要知聞書生靜坐寒窗
下永夜挑燈素用心看盡殘編和斷簡叅同往古共
來今鋪張短話成長話褒貶前人勸後人耳聽忠良
增感慨情關孝義長酸辛斬釘截鐵言詞壯盡虎描
龍圖樣真萬壑風生因虎嘯九天雲起爲龍吟龍吟
虎嘯誇爭戰鳳舞鸞歌慶太平細撥冰絃調玉軫勝
聽檀板醉紅裙知音達者同高會收拾新詞佐酒巡
話說五代史并僭號十一國稱帝稱王者四十一人中

間全身壽考者二十人吳越錢氏占了四位其餘香死於非命可見世衰道微三綱不明九法淪斁又有甚於五胡亂華之時者午會至此已過三分之一陰日盛而陽日消生靈不幸天地有所不能維持唐明宗焚香告天願早生聖人宋儒信之謂宋太祖生於夾馬營上應天象後來果能消蕩群雄混一華夏然中間又有未必然者當在智人君子辨之目說

北宋者太祖趙匡口因陳橋兵變受周朝幼主讓位稱

太祖皇帝建隆在位十七年開傳之乃弟

太宗太平興國在位二十二年端拱淳

彈詞註卷九上

真宗咸平在位二十五年天慶歷

仁宗天聖在位四十三年慶慶歷

英宗治平在位四年熙寧元豐

哲宗元祐在位十五年至徽宗建中靖國崇寧

重和宣和在欽宗靖康在位二年金人內

犯二帝北狩康王南渡建都臨安是為南宋

高宗建炎在位三十六年紹興在無子立太祖六世孫偁之子

伯琮為子是為

孝宗隆興在位二十七年淳熙孝宗傳

光宗紹熙在位五年寧宗慶元嘉泰開

三十年理宗寶慶嘉熙淳祐

定 寶祐 開慶 景
在位四十年

度宗 咸淳
在位十年

恭宗 德祐
在位九年

端宗 景炎
在位三年

帝昺 祥興 在 南北宋凡十八帝共享國三百一十七年天下歸於大元

中間有遼金西夏元朝四家交征合戰起滅紛紜到底

不是一統識者自知

大遼者原是契丹胡人唐末耶律阿保機占據幽燕號

太祖皇帝 神冊 天贊 在位二十年 傳至子德光改號大遼

國是為 太宗皇帝 會同 在位二十一年

傳之 世宗 天祿 在位四年

穆宗 應歷 在位十八年 景宗 保寧 乾亨 在位十四年

彈詞註卷九上

聖宗 統和 開泰 太平 在位四十六年 興宗 重熙 在位二十三年

道宗 清寧 咸雍 大康 大安 在位三十九年

天祚帝 乾統 天慶 保大 在位二十五年 宣宗 天福 凡十主共二百

一十年宋徽宗時被其部屬女直酋長阿骨打起兵滅遼國號金是

為

太祖皇帝 收國 天輔 傳之

太宗吳乞買 天會 在位十三年 又克宋傳

熙宗 天眷 皇統 在位十五年 海陵王 天德 貞元 在位

章宗 明昌 承安 泰和 在位一十九年 世宗 大定 在位二十九年

衛紹王 大安 崇寧 在位四年

年

宣宗真祐 興定 光元

哀宗正大 天興

末帝 凡十主共一百一十

九年元朝太祖滅之

西夏者乃拓拔氏自宕項於唐貞觀中入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為夏州節度李彝昌叔父仁當弟李彝超李彝興李光睿李繼筠李繼捧李繼遷至繼遷立國宋太祖時歸降賜名趙保吉其子德明嗣之至宋仁宗時德明之子元昊一名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河外三十二州戊寅寶元元年稱帝號大夏

景宗天壽禮法 延祐 傳

英宗延嗣寧國 福聖承道

彈詞註卷九 上

四

惠宗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崇宗天義治平 天祐民安 永安 貞觀 雍寧

仁宗大慶 天盛 乾佑 天慶 光定

襄宗應天 皇建 神宗 光定

獻宗乾定 在 末王南平王 在位 凡十

主共一百九十年元太祖滅之

西遼者契丹耶律大石因大遼滅亡乙巳年建國稱帝於起兒漫又遷於虎思是為德宗皇帝在位十年因子幼其后蕭氏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六年而卒子夷列即位是為仁宗又十二年卒其子幼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太后又十五年弑其夫蕭朶魯卜其

夫之父幹里刺討而誅之立仁宗子直魯古改元天禧
在位三十四年因出獵爲乃蠻屈出律伏兵擒之而西
遼遂亡計所傳

德宗 延慶 康國

感天后 咸清

仁宗 紹興

承天后 崇福

天禧帝 天禧 凡五主共七十一年而滅

此四國者與宋相參分據四海非一統之天下也今將

四國大略寫入詞文

五代史運將衰中原粉碎

漢劉崇因雪憾鐵騎南征

註見前八卷北漢 主虎鬪龍爭句下

宋太祖事周朝官封點檢

彈詞註卷九上

五

趙匡口孫郡人仕周官殿前都指揮使周世宗嘗於
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你天子時張永
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匡口代之及周恭帝立加匡
口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後篡周即位以所鎮歸
德軍在宋州國號宋廟號太祖

領三軍擔北漢出掃邊塵

鎮定二州言北漢主承鈞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匡
口帥禁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廷釗將前軍先
發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
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宴然不知及兵變遣睿省
使潘美見執政諭意范質等聞變質執王溥手曰倉
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襟不能對

范質字文 素宗城人

感天象動日光陳橋兵變

大軍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
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口親吏楚昭精
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明旦兵變立匡口爲天
子擁之還汴一兵變註前見八卷周世宗陳橋句下

應雲龍登寶位南面稱尊

通遠軍使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匡口微時客遊至漢東依馮遵誨嘗倚父勢悔之一日謂匡口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及夢登高臺遇黑蛇俄化龍飛騰東北去是何祥也匡口不對後辭去紫雲漸散至是即位名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

即位後便施仁諸州賑貸

太祖甫即位首遣使分賑諸州宋史斷曰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可謂得為政之首矣

武成廟除白起溪惡傷生

初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白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至是太祖幸武成王廟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毀其象

討南漢定西蜀八方拱手

太祖命潘仁美討南漢主劉鋹註見前八卷惻窮民句下命王全斌討後蜀主孟昶註見前八卷王全斌

取江南朝吳越四海來賓

命曹彬下江南唐主煜出降註見八卷曹彬句下吳越王錢宏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宏俶章疏也宏俶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徒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敢率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廟堂間文用著能謀趙普

趙普事太祖初為書紀剛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嘗微行至其第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凡收藩鎮之權遵幽薊之伐選練禁兵立更戍之法皆普之謀也太祖以普同平章事後再相太宗拜太師太宗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邊關上武用著不殺曹彬

曹彬先仕周為河中都監後歸宋太祖令從王全武等伐蜀及蜀平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跣下諸將以為宣徽南院使尋遣彬伐江南園城中每緩師不迫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惟冀煜自歸命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彬即稱愈及江南平太祖以彬為樞密使從征太原封魯國公彬位兼將相有功不伐仁恕清慎為宋良將第一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封魯公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

勸藩鎮解兵權君臣定體

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典禁衛兵一日晚朝與守信等酒酣太祖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守信等問故太祖曰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曰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曰

彈詞註卷九 上

七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乞罷典兵後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太祖宴於後苑酒酣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諸節度使問曰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柱曰太祖以從容孟酒之間解曰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柱苑之晏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病疾一朝而解矣

誠行兵毋殺掠遠近蒙恩

命曹彬下江南將行太祖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闕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提至羣臣稱賀太祖曰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石賑卹之

遵母命保家邦惇行孝友

皇太后杜氏疾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福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歲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祖乃封弟光義為晉王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把龍牀傳乃弟不負其心

太祖奉太后遺命卒傳位於弟光義

怎承望壽將終人遮燭影

李燾云帝不豫王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

哭啼啼同富貴就裡難明

彈詞註卷九 上

初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思往日順天心不當至此

善施為惡報應萬古疑心

邱瓊山曰太祖太宗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按宋史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詰旦太宗入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陳桎作私史乃云遙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為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原其說出於李燾之長編燾又據湘山野錄而刪潤之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桎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是則故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故二子疑者燾也李燾字仁甫眉山入累贈溫國公作續資治通鑑長編計一千六十三卷戳音摧

人瞻仰太平年雲開見日

當五代時中原粉碎塗炭生靈人心想望太平久矣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喜迎接方士嘗遇異人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答曰公觀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陰自訪見太祖英表問其歲在亥勲位漸隆傾身親附後果如言

巧稱呼堯讓舜總是虛名

宋史以宋受周禪比之堯讓舜焉

瞪著眼欺負人孤兒寡婦

味著心瞞不過君子仁人

鄭伯乾曰宋太祖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際乃虛聲遠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解其心匡義授謀趙普協力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不覺真情之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言不能昧乎天理哉

彈詞註卷九上

九

宋太宗美天姿龍行虎步

太祖崩弟晉王光義即位更名昺是為太宗陳搏對宋琪等曰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太祖亦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福德非吾所及也 陳搏字圓南真源人自號扶拐子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

敗遼兵平北漢際會風雲

帝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伐北漢王劉繼元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進遇敵烈等渡澗迎戰進薄之遼兵大敗敵烈等皆死美等遂圍太原帝自將督戰北漢主出降

鑒前史退中官朝綱整治

中書欲除宦者王繼恩為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以繼恩為宣政使

采直言薄稅斂政教修明

乾元文明毀災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疏曰給事中
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
捨近謀遠之事陛下謂之太平誰自謂之不甚
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自謂之不甚
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煩則依從者少帝皆
嘉納之帝賑飢蠲逋省稅薄斂其時政教修明庶幾
有道之主矣
田錫字表理

堪恨處奉先兄曾承顧命

帝奉太祖時承杜太后顧命有
帝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之語

殺德昭貶廷美痛憾人心

太祖子武功郡王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
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
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
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
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宋史斷曰德昭之自刎
乃太宗疑而殺之也 貶廷美註見下廷美即光美

彈詞註卷九上

金匱裏一緘書難容再誤

初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命太祖傳位光美
光美及德昭且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
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
命謹密官人掌之後普罷相出為河陽普記藏之金匱
普至河陽表曰外人謂曰輕議皇弟皇弟忠孝金德
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
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匱及帝即位慮多
遜等毀之謂普初無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
舊僚柴禹錫等告泰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
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遂備道預聞
顧命及前朝上表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
表乃封普梁國公時廷美以德昭死不自安禹錫又
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廷美普諭以罪后復奪得曰太
祖已誤陛下帝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後復奪得曰太
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翰林承旨李昉等謀之
之獄上詔削多遜官流崖州罷秦王為西京留守普
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調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羊
怨望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復其子為
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竟以憂卒

香烟中四箇字得罪神明

趙普久病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為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功臣奈何冤對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元以告普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竟不起

朝登極暮改元何其急躁

帝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太祖開寶九年為太平興國元年劉保齋曰太宗即位至是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原始要終大惡之歸曷遠焉

嫛后喪不成禮怎惱人心

太祖后宋氏崩權殯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貶滁州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偁音稱

宋真宗恰稱尊蕭娘犯境

太宗崩第三子元侃立更名恒是為真宗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陷德清軍遂抵澶州

寇萊公扶主上御駕親征

時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平章寇準不發欲笑自如帝問之問準準曰陛下下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侯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平章畢士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名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大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名問準準曰河北諸軍日夜望鸞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彼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遂次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封萊國公謚忠愍士安字舜舉又字仁叟雲中人

蕭捷覽箭下亡契丹奪氣

契丹圍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禦之會有白虜中回者言其統軍順國王蕭捷覽謀以遲明襲寨

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項之控弦暴至捷覽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發矢中捷覽死焉捷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勿欲引去而未師數十萬方至由是遂為和議

黃羅蓋數十萬歲呼聲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驛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即產衛士進輩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

和北虜罷行營生民樂業

契丹遣使議和遣閭門祗侯曹利用報之利用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寇準不欲賂以貨財且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名利用至遽謂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用竟以絹三十萬疋銀十萬兩

彈詞註卷九 上

成約而之契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其北歸自是而南北弭兵準之力也帝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土安之謀也

王欽若進讒言城下羞盟

寇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曰準若曰陛下教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帝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準寢寢遂罷準知岐州古澶淵唐澶州今開州

興異說降天書誇張海內

帝深以澶州之盟為辱怏怏不樂王欽若進曰惟封禪可以誇四海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有得前代常有以人力為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

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
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告曰當降天
書大中祥符三篇朕域然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
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
許絨物如書卷纏以青綾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
且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
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導道經始言帝以至孝至道
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以至孝至道
給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
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王旦字子
明贈魏國公謚文正堯叟字唐夫謚文忠

封泰山祠后土多享昇平

王旦五上表請封禪帝乃以且為封禪大禮使以得
天書於泰山帝乃封泰山禪社首又祀后土於汾陰
赦大

玉清宮寶符閣紛紛繼作

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初議營宮料坊須十五年
修宮使丁謂以夜繼晷每緇一璧給二燭七年而成
制度宏麗帝親謁宮奉
刻玉天書於寶符閣
彈詞註卷九
三

朝元殿延恩殿聖祖顯臨

汀州人王捷言於南人過道人姓趙氏蓋司命真君
也是為聖祖宜者劉承珪以聞如聖祖號為司命君
尊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
趙元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
祖言吾座西設六位以候是日於延恩殿見聖祖至
俄有六人至聖祖紛紜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
是趙之始祖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
乘雲而去王旦等皆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後享
玉皇於朝元殿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
遂詔扶侍使趙安仁奏獻天書於朝元殿

玉釵卜金錢賜晚生儲嗣

帝得子甚晚時後宮李氏生皇子受益知開封府周
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
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
入宮侍劉修儀帝命為司入既有娠從帝臨初臺玉
釵墜帝私小釵完當得生男左右取釵以進殊
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之修儀攘為已子

資善堂設王友就學堪稱

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

遵度為王友

名寇老拔眼丁民謠怨望

寇準復入相與叅知政事丁謂有隙謂力諧準罷為

太子太傅尋貶道州司馬凡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

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

賴王曾扶末路正色朝廷

帝末年以丁謂同平章事以王曾叅知政事及帝崩

太子年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謂尤權傾中外眾莫

宋仁宗奉嫡母垂簾聽政

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

真宗崩遺詔劉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日即位原名

受益是為仁宗尊劉后為皇太后太后與帝五日一

尚寬慈存節儉救濟流民

御承明樓垂簾聽政凡一十二年

帝恭儉仁恕敬天勤民置寬恤民力司減畿內之稅

因內寵貶中官過聽謬語

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

以為廣何以是為宴私常服浣濯帷帶衾綯多用織

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時尚美人楊美人有寵數與皇后郭氏忿爭一日尚

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

誤批帝頭帝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

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平章呂夸簡夸簡有恨於

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乃廢

為淨妃出居瑤華宮夸簡字坦夫壽州人封許國公謚文靖

父斟酌無遠慮黜降賢臣

御史中丞孔道輔卒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夸輔以皇后當廢狀告之夸辭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等曰人臣即奏言伏閣請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夸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仲淹等皆知遠州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封鄭公謚元獻

夏國主李曩霄乘時入寇

時李曩霄稱帝於夏州入寇保安軍又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皆戰沒

據西河連北虜小樣三分

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凡三十一州結連契丹是時遼夏割據宋室已非一統

范龍圖寒西賊胸蟠兵甲

初范雍知延州為夏所敗至是以范仲淹為陝西招討使副使兼知延州敵入相誠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彈詞註卷九上

五

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後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仲淹知慶州曩霄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曩霄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愛之呼為龍圖老子後專以韓琦仲淹為中國用羌人親經略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仲淹字希文追封楚國公謚文正吳縣人其先隨母適朱名朱詵

狄天使破南蠻凱奏金鉦

樞密副使狄青初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連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則却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而突之虜兵大敗時廣源州蠻僮智高反以青為荆湖宣撫使討之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

夏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數使勸勞座客至
曉未敢退忽有馳報者曰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巖盜
開矣將近邕州賊方覺青大破之智高焚燒城遁去
廣南
悉乎

慶歷中眾賢人如茅斯拔

帝收元慶歷國子監直講石介樂善嫉惡時韓琦范
仲淹等為樞密副使帝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
修等交章論竦姦險乃罷竦而修與蔡襄並為諫官樞密使介
以琦等同時登用而修與蔡襄並為諫官樞密使復
罷之因作慶歷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
姦之去如距斯脫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封魏國公
謚忠獻石介字守道泰安人號徂徠先生杜衍字世
昌山陰人封祁國公謚正獻蔡襄字君謨謚忠惠

歐陽子起八代變怪時文

自五代以之文體卑弱歐陽修遊隋川得唐韓愈遺
藁讀而慕之苦心探賾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
然師之至是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
太學體修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
彈詞註卷九上

侯修晨朝羣聚誦之然文體大變八代之衰以起焉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自號六一居士在滁州作醉
翁亭號醉翁時號清白

宰相贈充國公謚文忠

任開封比河清閻羅包老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為政務敦厚雖嫉惡
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為辭色以
悅人至是知開封賈咸宦官欲手吏民不敢欺童稚
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
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宰端揆驚遠使潞國文公

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後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
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外却立改容曰此潞
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
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黑王公任樞密軍容肅整

黑王公任樞密軍容肅整

王德用初知樞密院事狀貌雄毅面黑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樞密乃罷之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與契丹使者耶律防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德用本將家子軍令嚴肅又善雖下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督攻戰而名聞四善雖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德用趙州人

富鄭公却獻納夸狄馳名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劉六符等來求關南地帝遣知制誥富弼報之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弼往反覆曉以利害契丹主大悟論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納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借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

聖訓註卷九 上

七

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樞密使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和好復定弼名聞夸狄每遠使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封鄭國公謚文忠

中夜裏惜燒羊存心不忍

帝嘗中夜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宜索帝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放無窮之殺乎

通天犀出和藥救療生民

京師疫帝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碎之

薄征徭省刑罰跋兵不用

帝薄賦輕徭凡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帝尤不輕用兵北使言高麗職貢疎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李寢 隱蔽也

四十年恩澤厚果是仁君

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夸狄深恩厚澤洽於民心及崩雖深山窮谷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史臣曰仁宗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宋英宗濮王子韓琦輔政

仁宗無子初育太宗曾孫濮安懿王允讓子宗實於宮中以知宗正寺時韓琦為首相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帝崩即位是為英宗

撤垂簾貶內侍母子如初

帝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與叅知政事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兩病也必不然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貴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

彈詞證卷九 上

文

者莫不流汗後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古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由是母子如初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白太后去後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論守忠離間之罪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必須救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守忠之韓琦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救填與之即刻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貽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趙鼎字叔平虞城人謚康靖

禮大臣好儒術政稽古治

帝優禮大臣愛民好儒司馬光呂公著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帝遂詔日講經筵每臨政必問政事與古治所宜呂公著奪正之子字晦叔封申國公謚文正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治
平英宗年號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北

用新法改舊章勞煩百姓

帝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問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
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帝深納之安
石因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
宏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
利權乃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
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以呂惠卿
等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農
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惠卿謀之又以
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
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而百姓始不勝其勞煩
矣御史中丞呂誨疏言安石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
於人誤天下蒼生文斯人也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封荆國公謚曰文獻
晏字士安曹州人

王安石性執拗貶竄朝臣

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構其所撰以示歐陽修
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仁宗朝除知制誥終英宗
之世被召未嘗起帝在穎邸韓維為記室每為帝稱

彈詞註卷二上

三

揚之帝由是想見其人即位即召之俾知江寧府即
名為翰林學士詔越次入對即令叅知政事議行新
法中外皆以為非羣臣力疏其害韓琦疏請罷提舉
官依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
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曰中外大臣朕
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帝遂以為然
安石持新法益堅驅逐異己滕甫以見忌而罷出鄭
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甫呂誨以直言得
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劉述劉琦等六人以疏奏
忤安石而坐貶韓維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修論青
苗錢而致仕富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
謫由是范鎮等皆罷而老成人不措矣宋敏求蘇頌
等落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張戢李常諸人罷
而臺諫為之一空矣先是呂誨謂司馬光曰安石雖
有時名然好執偏見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後太
問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
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曾鞏字子固文章與歐陽
修齊名世稱
南豐先生

司馬光蘇軾輩紛紛外出

司馬光求去帝曰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制黜但欲苟全素履乃出知永興軍蘇軾自直史館召見問政令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便上疏極論安石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慈聖曹后一日見帝不悅問其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曹后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帝色漸和始有黃州之謫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謚文忠弟轍字 蘇軾字子瞻號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謚文定

呂惠卿韓絳等箇箇誇能

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薦為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不聽安石又薦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諫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為助時中外皆言新法不便惡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便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後安石罷相知江寧因薦絳與惠卿自代乃以絳同平章事惠卿叅知政事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真州今揚州府儀真縣泉今福建泉州府孫叔敖名饒

豐詞註卷九上

農商困怨嗷嗷路盈械鎖

新法既行征斂苛急甚至身被械鎖而負瓦揭木賣者數於缺畝商者歎於道路有聲盈道路韓琦言農者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

天人怒變彰彰不足關心

時災異屢見帝減膳撤樂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所致又久旱帝憂形於色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知開封府韓維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安石曰此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不可不畏安石曰為天子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何必立君而為之張置官吏也惟陛下獨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每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韓維字持國靈壽人

去位乃能知江寧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
既得志忌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
智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安石怨之韓絳在
中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安石
承命倍道七日至沐惠卿尋罷安石再相年餘屢謝
病求去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
金陵往往寫福建三字蓋呂惠卿福建人安石深
悔為惠卿所誤也劉摯疏言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
如此此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宋哲宗尊太后女中堯舜

神宗崩太子聰即位是為哲宗年十歲尊英宗后高
氏為太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名用司馬光等盡用
故老名臣罷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
綏定力行政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一眨眼調官家另一番人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
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
官家別用一番人評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
思量老身也及崩帝親政羣小遂力排太后時事純
仁等皆罷而章惇呂
惠卿等復大用矣

彈詞註卷九上

三

洛蜀朔朋黨興眾賢相厄

時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
崇政殿說書程頤為首頤門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為
輔蜀黨以翰林學士蘇軾為首殿中侍御史呂陶等
為朔而輔之者尤眾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嚴以
諷諫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事之頤退休散
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乃各為朋黨以相訾議
程頤註見後諸大儒向下光庭字公掞劉摯字莘老
東光人謚忠肅呂陶成都人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
生謚
忠定

用調停延匪類二蔡章惇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搗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患
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二蔡章惇
下見

倡紹述報私仇端人貶錮

侍郎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等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為相帝乃復惇官召為尚書左僕射又召蔡京為戶部尚書惇專以紹述為國是引用其黨蔡卞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時天下疾之有二蔡二惇之謔其一則安惇也三省言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奸謀誣毀先帝變易法度遂追貶著光及韓維傅堯俞孫固胡宗憲又安置呂大貶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又錮摯燾等子孫於嶺南一時端人正士貶竄殆盡堯俞字欽之宗愈字完夫晉陵人謚修簡奉

世字仲文

廢賢后詆擅國陰斥宣仁

初宣仁為帝立皇后孟氏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數日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劉婕妤好有寵與后有隙會后養母為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好與婕妤好內侍郝隨構獄

聲詞註卷九上

音

廢后為仙師帝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欲使林希典書詔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惇與蔡卞猶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向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太皇太后高氏謚宣仁聖烈皇后原居崇慶宮高太后名高洵

無子嗣弟端王承家即位

哲宗無嗣及崩向太后立皇弟端王佖佖神宗第十子也捷錄曰哲宗不善之積已至乏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宋徽宗因弄巧國祚凋零

端王立是為徽宗帝輕佻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國勢微矣

仍用著奸佞臣蔡京王黼

時蔡京奪職居杭州供奉官童貫誦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京復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尋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命之上世父兄之志卿復繼之兩遭變更國未定朕欲相四月之中焚元祐法復以教之京曰敢不盡死作相四月之中焚元祐法復新法立黨人碑廢孟后其紹述熙豐更甚於章蔡矣王黼美風姿有口辯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後陰附於蔡京子攸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攸寵傾一時與蔡京德其功歲中三遷後以曲宴攸寵傾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詭浪語以獻笑取悅後為少師太宰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帝每幸京黼

二人焉

更信任閣寺輩童貫師成

帝信任宦者童貫令置局製御器於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

聖訓註卷九上

五

諸色匠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復命監汎西軍復湟州又以為熙河蘭皇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後以領樞密院事每春秋大燕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成點慧習文法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師成善逢迎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做帝書襍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辯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誦附焉都人目為隱相

鑄九鼎運花石尊崇道教

命方士覲漢津鑄九鼎及成安於九成宮帝受賀初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於外人以為北方致亂之兆帝意花石蔡京諷蘇州人歲歲增加至是漸盛舳舨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承局於蘇州命勳總其事於是搜巖剔數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土林靈箒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日府神霄玉清

王者上帝之長子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又有
仙官八百餘名今祭京師左元仲伯王黼即文華使
鄭居中童貫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
之治時劉貴妃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甚
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作上清寶錄宮帝自幸
之令靈素講道經每設大醮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
道會道錄院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建宮觀徧天下
托天神降帝誥天書雲笈君以感世歎衆加靈
素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出入詞引至與
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
二萬人 崇寧三年鑄九鼎爲殿名九成宮中央曰
帝龕北方曰寶鼎東南曰阜鼎西方曰象鼎西南曰
魁鼎政和七年又鑄九鼎各有名置神霄殿人但知
九鼎而十八鼎之名惟聞居錄紀之

狐妖與黑背見怪異縱橫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黑背見於禁中初元豐未嘗有
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
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
到之聲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了了氣
之所及腥血四洒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及內
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奪門志載宣和間禁中
有物曰猶埋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獠中夜有
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猶來俱尙戶徽宗亦避之時或
往諸嬪妃榻中垂以手撫之亦溫
暖將曉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

彈詞註卷九上

三

遊市井串花街結心楊戲 好風流稱浪子專喜微行

前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再三歎
訝繼而生帝所以文采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
真用李王見藝相時典故世謂帝即江南李王也蔡
攸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
幾何勿徒自苦帝遂數爲微行時乘小輦出入厘陌
之中市井娼家無所不到內侍楊戩以逢迎得幸尤
垂意花石禽鳥新作延福宮皆爲元居乃罷踢毬打彈
帝於其間自冬至後即放燈至上一日帝與王黼踰垣
競事風流章惇嘗言帝浪子耳一日帝與王黼踰垣
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帝曰聳上
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
徽宗皇帝君臣相謔乃兩

民力窮盜賊興宋江方臘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將場村託左道以惑眾時吳
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
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旬日眾至數萬陷睦婺
歙處衢杭廬等州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
湖轉掠十郡官
軍莫敢嬰其鋒

婦生頽男子孕災異流行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
春門外一夕頽頽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疎秀宛然
男子特詔賜度牒為女道十居於家蓋人妖而女皆
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
生鬚長寸餘其父入都持示人日得數婦人傳曰於
某處看胡兒亦兆寇之警與又有賣菜男子孕而誕
子災異迭見皆
為禍之識也

李良嗣浮海來起兵北伐

時董貫復洮州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有燕
人馬植仕遼至光祿卿行汚不齒於人貫使至盧溝
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
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
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攻遼
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
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一旦啟之恐非中國之利
不聽會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乃遣武義大
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金報書
曰所請之地今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
在分割之議復遣良嗣使金議夾取燕雲金主謂良
嗣曰金兵自平地松林趙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
爾然不能從因使勃堇酋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攻
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
勒兵相應於是以為撫軍使蔡攸為副使勒兵十
五萬以應金 洮州今陝西臨洮府洮州衛盧溝今
北直盧溝橋即桑乾河登萊今山東登州府
萊州府古北口今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

彈詞註卷九上

毛

郭藥師為向导惹動蕃兵

先是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涇易二州來降帝禮遇
甚厚令同知燕山府事後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
就貫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力主之謂其
可倚內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

入寇陷檀州蔡師遂以燕山叛降金幹離不既得
藥師益知宋虛因以為卿導懸軍深入矣涿州
蔚州俱屬順天府易州屬保定府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

粘沒喝下太行大河失守

金將粘沒喝引兵自雲中南下陷朔州進圍太原
幹離不復盡取燕山州縣帝乃召內侍梁方平帥衛
士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施吉補奄至方平奔潰河
南守兵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
取小舟以濟旋渡旋行守河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跨連數省據平陽府絳縣志公西北諸山皆其支脉
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雲中今太同府朔州屬大同府
代州屬太原府

宋欽宗承內禪勉強支撐

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禪避其東幸以皇太子桓為
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謂侍郎吳敏曰建牧之議豈
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
以位號不足以招掠豪傑翌日敏具以綱言白帝帝
即召綱入議綱請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
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傳位太子是為欽宗尊徽
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彈詞註卷九上

罷李綱謝金人登聞搥碎

劫營輸魂膽落括獻金銀

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幹離不軍圍汴城綱禦
之斬獲百餘人金知有備乃退遣使議和帝召羣臣
議之李邦彥主割地請和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
彥計命李稅使金軍韓父不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
百萬兩銀五十萬兩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地以宰相親王為質稅使與金使蕭三保奴
等來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
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
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已空綱言金人
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
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
以張邦彥為計議使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屠掠會種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入援綱

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若扼河津絕餉道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方發金侯史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金師復圍汴城綱帥諸將戰於葦誓之故汴至邢彥射之金人少却遣使王訥責用兵違誓之故汴至邢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罪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賄虜計中也乞復用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而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李綱字伯紀鄆武人謀忠定師道种世衡孫字彞叔平仲字希晏

种師道良計策棄而不用

初師道帥師入援見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入朝請緩給金幣俟彼情歸

彈詞註卷九上

完

偏信靠妖邪說六甲天兵

扼而滅諸河李邦彥不從後幹離不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師道又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亦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後金師再至城陷帝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尚書右丞孫傅聞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帝信之以京為成忠即使自募兵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有劉孝錫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君或言金關大將大率效京所為後金攻通津宣化門趣京出師城中延頸於宣化門立俟捷報俄頃賊兵兩翼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隳護龍河鉞橋已尸積不可拽城門急閉賊師鳴鼓振旅鐵衣滿野皆沿城而上城遂陷京既敗遁途稱撒豆成兵以惑眾逃之襄陽為張思正所誅

上降表割兩河衣冠魚肉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粘沒喝陷京城都民欲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帝命尚書右僕射何鼎

請成粘沒喝曰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並邀帝出
盟帝乃如青城粘沒喝軍奉二降表過北其畧云三
千里之城遂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
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
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捕遼徽臣捐軀而聽命粘沒喝
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易負罪二字為失德
帝不得已皆從之帝留二宿乃遣使如兩河割地
以畀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還地使如河東北割
地兩河民皆堅守不奉詔胡致堂萬言書曰陵廟荒
圯土宇日蹙衣冠黜首為肉為魚 胡寅字明仲安
國弟之子崇安人世稱致堂先
生著有論語詳說及論史管見

王乾坤金世界父子遭擒

帝如青城金復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
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鄭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皆從
惟元祐孟后以廢居私第獲免金主廢帝及上皇為
庶人初徽宗中秋後在苑中賦坤嵬景物一聯云日
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
意皆稱贊取對精切至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
兆金世 界也

彈詞註卷九 上

三

青城營好打球若水死節

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日金又邀帝至營帝復如青城
吏部侍郎李若水從行至十五日方見粘沒喝士庶
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十餘日不止王宗浼自軍
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球未得晴俟打罷即還內
士庶聞之各貼黃榜自宣德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祈
晴並願車駕早還帝在金營不返金人逼帝易服若
水抱帝大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
於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
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
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親若水叱之曰吾不顧
家矣乃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與血罵愈切至以
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若水洛州曲周人謚忠愍

五國城結果了昏德重昏

金以二帝北去金主廢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
徙於五國城去金上京東七千里至高宗建炎五年
上皇崩紹興二十六年完顏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
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 青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治

北原有隋所
建青城宮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上

彈詞註卷九上

